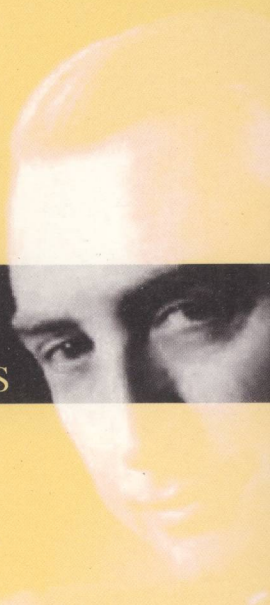


罗兰·巴特文选

[法] 罗兰·巴特 著

RB
ROLAND BARTHES



屠友祥 译

Le Plaisir du texte

文之悦

上海人民出版社

[法] 罗兰·巴特 著

屠友祥 译

Le Plaisir du texte

文之悦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之悦/(法)巴特(Barthes, R.)著;屠友祥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ISBN 978-7-208-08586-2

I. 文… II. ①巴…②屠… III. 哲学思想-法国-现代
IV. B565.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74259 号

责任编辑 顾兆敏

封面装帧 王小阳

文 之 悦

[法]罗兰·巴特 著

屠友祥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6 插页 4 字数 143,000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5100

ISBN 978-7-208-08586-2/B·745

定价 18.00 元

中译本弁言

罗兰·巴特《文之悦》(*Le Plaisir du texte*)一书,是以沉思风格呈现出来的格言之作。全书结撰以四十六个断片,循字母顺序排列,大抵旨在以表面的有序示演潜在的无序,拟现语言的本质。此书谈论欲望,审视身体,将语言的混杂看做达到极乐之境的契机,判定断续可引动快乐,因而采取断片的写作形式。作为巴特晚期的一件代表作,它显然把愉悦的道说和愉悦的写作合一了,且放在前所未有的位置。这一自由的写作境域,应该说是作者后期《符号帝国》(*L'Empire des signes*, 1970)、《萨德,傅立叶,罗耀拉》(*Sade, Fourier, Loyola*, 1971)、《罗兰·巴特自撰学记》(*Roland Barthes par lui-même*, 1975)、《恋人絮语》(*Fragments d'un discours amoureux*, 1977)、《明室》(*La Chambre claire*, 1980)诸作的共居之地。而语言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则为本书的要键。法国知识分子具独特风格的战斗方式,以及对语言和政治的非同寻常的敏感,时不时可以领略到。意识形态的实现借助于修辞的展开过程,则克服意识形态的手段也应是修辞手段,巴特乃取用漂移、偏离的途径,这也是他采取断片的写作形式的一个原因——战斗与愉悦在此熔铸为一体。这点,从他选用霍布斯的一句话作为扉页题词也可以看出来,那句话道:“我生命的唯一激情乃是恐惧。”巴特在此借用了霍布斯的“恐惧”这一术语。巴特的生命是写作,是祛除陈词滥调的语言运用,而政治语言是典型的套语,它将语言统一起来(“不论什么组织,均首先使语言统一。”^①)我们从巴特这句话也可以领悟到斯大林为什么对语言问题这么感兴趣),只有统一,

才具力量,人类建造“巴别塔”的象征意义正在于此。巴特的立场是要“介入政治”,进行战斗,实现知识分子(人文学者)的历史使命。他引用布莱希特《政治和社会论文集》的观点道:“我将介入政治,似乎是推卸不了的。……我的整个生命必须致力于政治,甚至为政治而牺牲,都是完全可能的。”^②一方面要介入政治,一方面又要抛弃重复而老套的政治语言,这分寸怎样把握?巴特“带着恐惧……震惊地发现,源于政治的语言并不必然地是政治语言。”^③这句话透露了这样的意思,如果源于政治的语言不是重复而老套的政治语言,那么,这就是巴特内心想要把握的分寸。他对源于政治的语言的界定是:“一种以政治方式呈现的新型话语关系。”是政治,然而消除了语言定型,使语言完全解体了,语言的运用者(主体)失掉了固着点,也就失却了按照语言以及语法或逻辑定型来进行构织的“虚假的相互关联”。失去了基本而固定的表达手段,人类如何不恐惧?“政治以语言的完全解体来抟塑某个主体,但正是这种解体,方为成果;正是它,才具生产能力,才为‘残存物’,而不是政治语言的傲慢;傲慢不是炉渣、糟粕。我必须以顺从(随物宛转)的言语触及政治,放弃特权,也就是抛弃语言虚假的相互关联。这种解体惟有恐惧可以名之,不会有其他名称。恐惧源自无人知晓你所在的位置:了结诸种信仰,着手写作,写作乃是政治和醉的交合(而非连接)。”^④因而“解体”(抛弃语言定型)是巴特“生命”(写作)的“唯一激情”。

写作是亦政治亦醉的,是交合、化融,而不是根据固有形式的连接。正是基于这般观念,巴特甚至认为词语、特别是句子为符合逻辑的单位,是依照定型进行连接并能够终止的产物,因而是典型的意识形态之物。“‘每一意识形态活动均呈现于综合地完成了的语句形式中。’也可从相反的方向来理解朱丽叶·克莉斯特娃(Julia Kristeva)的这一命题:凡业已完成了的语句,均要冒成为意识形态之物的风险。”^⑤如此,最洁净、最不受意识形态沾染的,就是“字”。书写优于言说,亦正在于此。

艾·雅各构造了一个字母系统。接纳这字母系统,字具有了基本性(通常呈以大写字体);表出其首席地位,强化了它自身作为字的本质:它在此是纯粹的字,躲避了诱惑,不去与词相连,不融化于词,也就是不融化于非本质的意义。克洛岱尔曾谈及汉字特性,谓其含具图形之道,书写之象。艾·雅各以其诗意之作,将每个偶然之字变成表意字,变成自足的“书写行为”;他遣散了词:谁想以艾·雅各之字写个词吗?那会是种误解,是种不通:艾·雅各以其字构织的唯一的词、唯一的组合体,是他自身的名字,仍由两个字组成。^⑥艾·雅各的字母系统自有抉择,它否定句子,拒绝话语。克洛岱尔于此又助我们摇撼了思维的麻木,我们想当然地以为字仅为无生命的元素,惟有将其以中性形式接合并聚集起来,方可产生意义;他助我们理解单独的字会是什么性状(字母系统替我们担保了字的单独):“字本质上是析分的:它构织的每个词,皆可以眼以口拼读出来,为有绪不移的言辞,字添补上这组件,同时也添补上那组件,在永恒的变化中创制并改变词的外壳,此外壳任人摆布。”艾·雅各的字是种确认(然而充满了乐趣),它在词任人摆布之前就将自身确定了,也就是从此组合到彼组合拆解开来:它独自寻求延展,不是在句子之内循着与自身同型的方向,而是以其独特形式的无止境隐喻的方式:是条严格意义上的诗的径路,不是通向话语、逻辑斯、(总是为组合关系的)理性,而是通向无尽的象征。如此便是字母系统的力量:重新发现字的自然力量。若字是独自的,那它便是纯洁的:我们把字接合起来,融入词,此际,堕落便开始了。^⑦

本书标题《文之悦》含着什么意思呢?此书1973年出版后,贝特朗·维萨热(Bertrand Visage)在3月里对巴特作了专访,谈及“文之悦”蕴蓄的意义,巴特道:

“文之悦”这一表述可能是含两种样式的新东西：一方面，它使写作之悦和阅读之悦相等甚至同一(……)；另一方面，在这般表述中，“悦”不具审美价值：它与“凝思”文无关，甚至和“设想”、“参与”文也无涉；文若是“物”，这纯粹是就精神分析的意义而论的：以欲望的辩证法，更精确地说，以反常的辩证法来理解文：它不是“客体”，老是牵涉到“主体”。不存在无“客体”的爱欲，但那儿也不存在无“主体”的颤动：全部问题都在这里，在这种颠覆里，这种语法的动荡里。同样，在我的意图内，“文之悦”指涉完全未感知过的审美之物，尤其是文学之物，此物是醉(jouissance)，失去知觉(迷失)的样态，取消了主体的样态。那么，为什么说“文之悦”，而不说“文之醉”呢？因为在文的编织实践里存在着主体离散的整个区域及幅度：主体可以使稳固而协调(une consistance)(那时有本义满足、完足、称心、愉悦之类)向迷失(une perte)(那时有消除、渐次消失、醉之类)伸展。可惜，法语没有一个词能同时笼罩悦和醉；如此，须接受“文之悦”的含混表达，它时而专指(与醉相对的悦)，时而泛指(悦和醉)。^⑧

在《萨德，傅立叶，罗耀拉》的序言里，则谈及“文之悦”的标志。

将文想象作知识之物(用以沉思、分析、比较、映现等等)，没有比这更令人沮丧的了。文是悦之物。文之醉通常只具风格性质：存在着表达之乐，无论是萨德还是傅立叶，都不缺少这些。然而文之悦有时候以更加深切的方式实现(惟在此际，我们才可真正地说有文存在)：每当“文学”之文(书籍)转生在我们的生命里，另外的写作(他者的写作)能够写下我们日常生活的断片，一句话，每当出现了共存，就有文存在。如此，文之悦的标志便是我们能与傅立叶、萨德共居。与作者共居并不必定意味着在我们的生命中实现这作者于其书中勾勒的规划(但这种结合不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形成了《堂

吉珂德》的情节；堂吉珂德仍然是书籍的造物，这是确实的）。^⑨

《文之悦》中译本据瑟伊出版社(Éditions du Seuil)1973年版译出，另据《罗兰·巴特全集》第二卷(瑟伊出版社1994年版)补入《增补》、《文论》两篇。增入了数则罗兰·巴特论说书写与影像的文章或片段，优美而别致，其中涉及东方书写文明之处，尤有趣。此书翻译之际，每天一小段，有点儿舍不得译完，然而还是在1994年5月译竣了。迁延至今，方得印行，却也给了我屡作修订的时间，虽是如此，误处仍恐磨除未净。

屠友祥

2001年4月5日

注释

- ① 《文之悦》第62页，瑟伊出版社1973年版。
- ② 《罗兰·巴特自撰学记》第57页引。
- ③ 《罗兰·巴特全集》第二卷所收《增补》一文，第1589页，瑟伊出版社1994年版。
- ④ 《罗兰·巴特全集》第二卷第1589页。
- ⑤ 《文之悦》第80页，瑟伊出版社1973年版。
- ⑥ 艾殆原名 Romain de Tiroff。Erté 一名，取其姓名的首字 R 和 T 的合音而铸成。
- ⑦ 《明显与暗钝》(*L'obvie et l'obtus*)第112至113页，瑟伊出版社1982年版。
- ⑧ 《声音的结晶体》(*Le grain de la voix*) (对话录，1962—1980)第166页，瑟伊出版社1981年版。
- ⑨ 《萨德，傅立叶，罗耀拉》(*Sade, Fourier, Loyola*)第12页，瑟伊出版社1971年版。

我生命的唯一激情乃是恐惧。

——霍布斯



ROLAND BARTHES

罗兰·巴特文选

Le plaisir du texte
Éditions du Seuil, 1973, 1994 et 2000

目 录

中译本弁言	屠友祥 1
一、肯定	1
二、巴别	4
三、絮咿	9
四、边线	11
五、活泼	16
六、撕裂	18
七、群落	19
八、身体	21
九、评论	23
十、漂移	25
十一、表述	26
十二、右派	29
十三、交换	30
十四、倾听	32
十五、激情	33
十六、厌烦	34
十七、翻转	35

十八、贴切性	36
十九、恋物	37
二十、战争	38
二十一、想象体	43
二十二、文际关系	45
二十三、均质	47
二十四、整体语言	48
二十五、阅读	49
二十六、权势	50
二十七、新物	52
二十八、虚无主义	56
二十九、命名	57
三十、蒙昧主义	59
三十一、俄狄浦斯	60
三十二、恐惧	61
三十三、句子	62
三十四、悦	64
三十五、政治	66
三十六、日常	67
三十七、复原	68
三十八、表现	70
三十九、阻力	72
四十、梦	74
四十一、科学	75
四十二、意指过程	76
四十三、主体	77
四十四、文论	79

四十五、价值	80
四十六、声音	81
增补	83
文论	86
 罗兰·巴特论书写和影像五篇	102
字之灵	104
莫宋的符号书写	108
艾哈,或以字的样式	111
第三层意义:爱森斯坦电影剧照研究笔记	135
明室:摄影笔记	151
 中译本概念索引	160
中译本人名索引	167
 学术的进展和译名的重定	屠友祥 169

一、肯定(Affirmation)

文之悦(plaisir)^①：一如培根的作伪者^②，它可道：毋辩，毋释。它什么也不否认：“我顾左右而言他，往后，这将是独有的否定方式。”

译注

- ① 关于“悦”，巴特没有作固定的解说，大致与康德《判断力批判》所谓的“优美”相仿佛，但又有截然不同处。〔这里所谓的仿佛与不同只是就文际关系(Inter-texte)而言的。〕康德以为“在感觉里面使诸官能满意，这就是快适”。(见宗白华译《判断力批判》上卷第42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人们说的或想的种种愉快，其本身就是一个快乐的感觉。其中，感官印象、理性原则、直观形式、快乐效果，也就是说，倾向性、意志、判断力、情感，是浑然同一的。这种快适只与主体联系，与客体无涉，因而也就不是为了认识。巴特也沿循了“不是为了认识”这一点，“我们总是谈论欲望，而不是悦；欲望具认识论的气派，悦则无。”(《文之悦》“三十九、阻力”，第91页，瑟伊出版社1973年版)悦漂移，散逸，浑融，“一具体而微的神话让我们以为悦(尤其是文之悦)是种右倾观念。在右派一方，凡抽象、厌烦、政治之物，皆一概急急推给左派，将悦留予自己：欢迎到我们这边来，你们终将忆起那文学的悦！在左派一方，出于道德准则(不计较马克思和布莱希特的雪茄)，不信且鄙视一切‘享乐主义的残渣余孽’。在右派看来，捍卫悦，以反对知识分子、文人学者；因为心与脑，感觉与理性，(热烈的)‘生命’与(冰冷的)‘抽象’，均处于反对状态。这是反动派的旧神话。依照德彪西可悲的箴言，艺术家不是必须‘谦卑地寻求让人悦’么？在左派看来，拟出知识、方法、承诺、斗争，以反对‘单纯的愉快’。(可是：倘若知识本身便是怡人的呢？)在两派看来，共同的便是这异乎寻常的观念：悦是单一的。这就是它招致捍卫或鄙视的原因。然而悦不是文的一个要素，不是天生的残渣余孽；它并不仰仗理解的逻辑，亦不依靠感觉；它是一种漂移，某类亦革命亦自私之物，任何总体性、精神性、个人言语方式都不能取而代之。某类中性之物么？显然，文之悦是令人愤慨的；这倒并不是因为它不合道德准则，而是因为它离题、散逸、漂移。”(《文之悦》“十二、右

派”，第38至39页，瑟伊出版社1973年版）康德也说：“草地的绿色是属于客观的感觉，作为对于感官对象的觉知；而这绿色的快适却是属于主观的感觉，它并不表示什么事物，这就是说它是隶属于情感，借赖它，事物被看作愉快的对象（而不是对于它的认识）。当我对一对象的判断表白了我把它认为快适时，这里也就表现了我对于它感到有兴趣。这从下面的事实可以看出来，那就是经由感觉激起一种趋向这个对象的欲求，说明这种愉快不仅仅是对这对象的判断，而且是假定着当我受到这样一个对象的刺激时，它的存在对我的状况的关系。因此对于快适，人们不仅说它使我满意，而是说它使我快乐。我献给它的不仅仅是一个赞许，而是对于它发生了爱好；至于极其泼辣的快适，就不再容有何等批判它的客体性质的余地，专一从事寻找享受的人们（享受这一词指说快乐的内心化），是乐于放弃一切批判的。”（《判断力批判》上卷第43页）康德由此引出一个观念，优美是无一切利害关系的愉快的对象，是不依赖概念而作为普遍愉快的对象被表现出来的。

- ② 关于“作伪者”，可参见培根《随笔集》第六篇《论作伪与掩饰》。其中说以断然肯定的面目出现的作伪者乃是“一个人有意并且显著地装出他实际非是的那种为人来”。依巴特的写作习惯，开卷大抵言明宗旨，此片段名为“肯定”，对文之悦取这种态度，其实是一种策略。其扉页题词是：我生命的唯一激情乃是恐惧（霍布斯）。一直至第三十二个片段（原书第77页）方出现此论题，道出恐惧与醉的近似（同一），无非是因为恐惧撕裂主体然又使其保持完好。实在地说，觅不着比这更美妙的心绪了。将霍布斯这句话作为题词，自然是一个框架，而本书标题“文之悦”也是一个框架，巴特的意趣不外乎是让恐惧与悦彼此互相消长。其间的抵拒不可避免。马格里特（René Magritte）的一幅画——烟斗一支，下书说明文字一行：这不是烟斗。福柯对此有精湛的分析。巴特此书的标题与题词或相类于此。这般境况下，恐惧与悦均不具完整之连续性了。因而巴特的策略是一种偏离，漂移。那一行引文出自尼采《快乐的科学》卷四第267则“新年有感”：“我不想去从事丑陋的战争，也不想控诉什么，甚至不控诉控诉者。我顾左右而言他，往后，这将是我独有的否定方式。总之，我希望有朝一日只是一个肯定者。”这样来指明出处，恐怕有违巴特的用意，他以为复合之文欲实现基本的双重性，便必需将引用作为确然的权威性依据来对待的，藐视诸如渊源、出处、所有权之类，也就是意欲消去使文成为有机整体的声音（参见《S/Z》“第二十一、反讽，戏拟”），如此，文便处于生动而未完成的文际关系内，同时这也让巴特的恋物癖得以实现。不标书名，仅点出甚或不点出作者名，这是蒙田的手法，巴特沿用了。写此书前后，巴特阅读了《道德经》，瓦茨（Alan Watts）的《禅宗的精神》，铃木大拙的禅学著作。行文之间，渐次浸染上了东方的色泽，然而又是这般浑融无痕，看来两种异质文化固有可化合的因子，尤其是出之于巴特这样敏锐的形式主义者之手，更易切入。《恋人絮语》“真实”段引禅宗公案：问，万法归一，一归何所？师（赵州）云，我在青州作一领布衫，重七斤。这自然是“顾左右而言他”。巴特写道，真实，即不在点子上（à côté）。他所谓的真实也就是活生生的物本身，是超越了肯定与否定的绝对肯定。如何达臻这般境界？唯一一途：偏离。1974年四五月间，巴特身临中国，参观了北京、上海、南京、西安诸地，凡三周。返家作

《中国怎么回事?》(*Alors la Chine?*), 刊于《世界报》1974年5月24日上。此文1975年由 Christian Bourgois 出版社印限数本, 上海图书馆所藏编号为第316。较诸报上所载, 多出一段跋文, 其中写道: “关于中国……我力图写出……非肯定非否定非中和的话语来。”譬如文中说中国是 *fadeur* 的。手头没有《道德经》的法译本, 但可以断定, 此词是“淡兮其无味也”的对译。老子原指“道之出言也”的完朴情状, 这时无法离析出此味彼味来, 无味之味乃至上之味。此处, 巴特也似就“无味”之朴的不定不决而言, 他对中国的超越的态度, 漂移、偏离、不定于一端的态度, 自是可以揣测到的。他一路看去, 批林批孔(Pilin-Pikong, 此词声韵铿锵, 令他怡然)的中国, 散逸着道家气息: 会客室, 宁静, 明暗参半; 接待者, 恬淡, 平和, 人人作着笔记, 一如平常事, 毫无厌烦之色, 纯是随物宛转、负阴守柔的气象。意指过程隐蔽、散落, 乃至似有若无, 此际, 清淡、微妙之域, 或者说, 淡而无味之域, 洞然而开。中国是单调的, 田畴平阔, 无中国画常见的峻岭瘦石, 望去, 小国寡民的自在之境, 宛然在目。绿茶是淡然寡味的, 时而啜一口, 谈话便静默, 间断了, 其乃蔼然有礼之物, 如此, 距离隐隐而现。使人目盲的五色消去了, 无时装, 无脂粉, 服饰千篇一律, 举止随意。中国是散文化的, 政治芒刺而外, 人们无做作, 无骚动, 无歇斯底里。这里, 巴特实践着他的零度写作的观念。培根讲到一个人若要隐秘, 就不得不做一个掩饰者。倘若不如此, 则“人们一定会用问题包围他, 设法探出他的口气。所以除非他有一种一概不理的沉默, 他就不免要显露他是倾向何方的; 或者即令他自己无表示, 那些人也会由他的沉默中推测出来, 犹如他自己说了一样”(采水天同译文)。如此看来, 只能出之以肯定的面目, 成为作伪者了, 而这是可视为文之悦的象征形象的, 视为自内部作着漂移、偏离的象征形象, 那简短而散落的写作与此相并相生。